歷代刑法考

賊律一

書舜典寇賊姦宄孔傳殺人曰賊左氏文十八年傳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杜注毀則壞法也昭四年傳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僖九年傳不僭不賊注賊傷害也荀子脩身篇害良曰賊楚詞招魂恐自遺賊些注賊害也

按據此諸說是殺人也傷害也害也皆爲賊孟子賊仁者謂之賊荀子保利非義謂之賊則毀則之謂也兼此數者其義始備漢律凡言賊者並有心傷害之事視無心爲重賊目之可考者十今先依目編次餘條列後

大逆無道

謀反　漢書景紀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子恢說

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注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補注沈欽韓曰恢說謀反發覺復扳父爲知情故云不孝晉說是後漢書阜陵王延傳律有明刑注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按謀反爲賊事之最重大者唐律謀反大逆居賊盜律之首漢律當亦不殊茲故首列焉西漢謀反之獄最多並見于諸侯王王子侯功臣侯外戚恩澤侯各表茲不具錄此紀恢說之事子謀反而扳父知情尤出于人情之外但論恢說及妻子如法餘皆復故爵在漢時治獄中最爲平恕故備錄之至漢律之文如淳所引無無少

長三字而前書音義有之最錯孔光二傳所言皆有此三字則有者是

大逆　漢書湻于長傳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爲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皋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紅陽侯立就國功臣侯表衛陽侯建德坐使南海逆不道誅百官表京兆尹于已衍坐大逆誅

按唐律疏議大逆者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反則止據始謀大逆者謂其行訖是謀反大逆本是一事一則已謀一則已行耳湻于長所犯以謀立左皇后爲重然許后廢處長定宮因姊嬿賂遺長長許爲白上立爲左

皇后此實欺詐虛言並無實事何足爲逆科以大逆實不相符第漢獄之以大逆定者往往與本意不合或其律別有條文今不能詳矣長但坐死妻子遠徙而母得歸故郡是不及父母同產也與大逆無道實有區別建德已衍所犯史文不具無以證之

誹謗妖言　賈誼陳政事疏胡亥今日卽位則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路温舒尙德緩刑書秦之時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

按唐律造祆書祆言疏議曰祆言謂詐爲鬼神之語後來之律皆承用之而與秦漢之所謂妖言者不同唐律有指斥乘輿一條實卽秦漢之誹謗妖言惟罪名改輕耳

史記高紀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高

后紀元年詔曰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顏注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爲妖言今謂酷酷皆除之文紀二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它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顏注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訞與妖同

按誹謗訞言之律漢本於秦前古所無厲王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此特一時之命令非常法也文帝特詔除之可謂盛德而其後復設大約在武帝時張湯之徒造

作苛法而誹謗祆言不過辭語之不慎尤易陷人以死

腹非之比實創于湯變其名而加厲焉殘酷極矣

路溫舒傳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

之路上善其言

按宣帝雖善其言而未聞有明詔以除之者綜核之主

固欲留此律以自尊也

律歷志元壽三年太史令張壽王課疏遠丞相屬寶長安

單安國安陵桮育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

不詳之辭作祆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

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

吏眭弘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

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

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

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推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祅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閒卽位徵孟子爲郎楊惲傳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

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

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為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訞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內懷不服報會宗書云云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

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正諫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功臣侯表譚坐爲典屬國季父惲有罪譚言誹免嚴延年傳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因此蝗豈鳳皇食耶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

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告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吏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復敢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顏注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王子侯表温水侯安國坐上書爲妖言會赦免

按壽王眭孟二事在昭帝時壽王獄未竟孟上書請禪位其言極駭人受誅宜也楊惲二獄並在宣帝時宣帝既善路温舒之言何以不下詔除之而任臣下用之此不可解者觀楊惲獄詞所謂誹謗妖言者如此世尚有敢言極諫者邪楊惲一廢侯耳何與日食乃擿告者爲

耶此尤不可解者今備錄二傳以見漢人治獄迎合上
意者多不盡平允溫水會赦得免幸矣
哀紀綏和二年六月除誹謗詆欺法
按哀帝甫即位即除此法殆夙知其弊歟
後書章紀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
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辠禁至
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
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
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安帝永初四年詔曰
自建初以來諸祅言它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官
爲奴婢者免爲庶人梁松傳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
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迺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注飛
書無根而至若飛來即今匿名書也李固傳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

爲天子梁貰因此誣固與文節共爲妖言遂誅之

按觀此二詔及梁李二獄是此律東京仍用之不知復於何時續五行志六建武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在東壁五度東壁爲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眞僞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疑在此時苛法者卽此律也順帝時趙騰上言災異有司收騰繫考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是終漢之世此律未除也

後書孔僖傳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鄰房生梁郁怒恨之陰上書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

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且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

按孔僖之言自是正論然漢世誹謗之獄何者爲虛加誣之哉顏異一反脣而卽誅矣章帝寬容故此獄勿問否亦殆矣

祝詛　諸侯王表廣陵厲王胥坐祝詛上自殺東平煬王雲同又濟北嗣王寬本傳云坐誖人倫祝詛上自殺王子侯表安檀侯福坐爲常山太守祝詛上訊未竟病死鄗侯舟祝禮上要斬顏注禮古詛字也音側據反又功臣表繆

嗣侯終根陽阿嗣侯仁戴嗣侯蒙大逆按道嗣侯與迺嗣侯則容城嗣侯光㳂嗣侯奉議外石嗣侯首下鄜嗣侯奉漢開陵嗣侯祿承父侯續相如並坐祝詛上要斬官表大鴻臚戴仁坐祝詛誅又功臣表襄城嗣侯病已坐祝詛上下獄瘐死散嗣侯賢坐祝詛上下獄病死恩澤侯表宜陵侯息夫躬坐祝詛下獄死

按祝詛見文帝詔已詳上漢法以大逆論故屈氂之妻坐祝詛而獄詞云大逆無道功臣表屈氂坐爲丞相祝詛要斬以其妻之所爲屬諸其夫與本傳情事不合當以傳爲是開陵嗣侯祿又坐舍衛太子所私幸女子顔注舍居止也其罪視祝詛爲輕故以重論要斬承父侯續相如又坐賊殺軍吏謀入蠻夷其罪與祝詛相等故從一論要斬又秺侯商丘成功臣表云坐侍祠大不敬

自殺而百官表云坐祝詛自殺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腹非　食貨志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云云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補注張照曰異聞客語不敢應而倉卒自禁不覺微笑而脣褰耳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百官表大農令顏異坐腹非誅

按一反脣而即論死視秦法之偶語棄市爲更嚴矣藉事以洩私忿張湯不足道武帝何以曲聽之也

謗毀宗室　後書李燮傳靈帝時爲安平相先是安平王

續爲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變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

按此以大逆言者漢律是否有此條文未詳或從誹謗法比附論之

造作圖讖　後書楚王英傳英後遂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明年英至丹陽自殺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阜陵王延傳永平中有人告

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公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旣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赦魴等罪勿驗

按圖讖之學張平子謂起于哀平之閒然甘忠可詐造天官厤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在成帝之世但無圖讖名日耳忠可卽夏賀良之師也哀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讖字實始見於此孝平之世王莽以圖讖傾漢至光武中興以赤伏符始卽天子位圖讖之學遂盛于時惑世誣民遂生姦軌此二獄是也楚獄同于謀反僅予廢徙阜陵所處尤輕親親之誼也

惡逆　後書梁竦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眞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

按張斐注律表陵上僭貴謂之惡逆身死家屬從坐此大逆之例也北齊重罪十條五曰惡逆似指子孫於祖父母父母有犯者言唐代赦款有惡逆之名亦指親屬也

不道　輯證張斐律表曰逆節絕理謂之不道翟方進傳不道賊注如湻引律殺一家三人爲不道按史記杜周傳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抵以不道前書杜延年傳時御史大夫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會赦

侯史吳自出繫獄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延年奏記光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爲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爲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據此二傳云云知漢律不道非有專科譏者欲與重比則以坐之故同一非所宜言陳湯傳爲大不敬師丹傳爲大不道而楊秉草著二人被徵不至有司並劾以大不敬欒成侯丁義言五利侯且以不道棄市矣鄭宣傳宣坐距閉使者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按匈奴傳下元帝即位明年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

猛送呼韓邪侍子郎與爲盟約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趙充國傳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欲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朱博傳彭宣劾奏博玄晏股肱大臣云云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向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據已上各傳文知不道重於不敬又按馮野王傳大將軍鳳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鳳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師古注假託法律而致其罪也薛宣傳博

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令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御史中丞衆等奏言敬近臣爲其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畜產且猶敬之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廷尉直以爲本爭私變鬭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鬭無異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不敬加誣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據此知不敬大不敬亦如不道之無正法按秋官士師職注詔司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是漢時聽斷獄訟必有正法

按不道之制杜說詳矣不道亦曰無道亦曰大不道似無分別而其罪則大有分別大逆不道身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此其最重者他如成方遂詐爲

衛太子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見雋不疑傳此要斬爲一級嚴延年丁義並棄市見延年傳及功臣表此棄市爲一級韓昌張猛以贖論見匈奴傳此贖罪爲一級鮑宣減死一等髡鉗此髡鉗爲一級是同一不道而等級懸殊如此在漢法必有所以區別之故今不可考矣陳湯傳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以不道無正法百姓不變不可謂惑衆湯虛設不然之言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以廷尉議是以湯前功免爲庶人徙邊是丞相等奏其二罪而廷尉宗爲一罪必大不敬輕于不道故帝以爲是也朱博傳彭宣等議博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枉義附從大不敬晏失禮不敬分不道大不敬不敬爲三級制以晏要大臣以罔上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是併三人

爲一級而言則減死罪三等晏創戶四之二博召詰詔獄遂自殺是定罪又非從一級也薛況楊明御史中丞議皆大不敬棄市廷尉議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爲城旦公卿以廷尉議是況減罪一等徙敦煌並不以大不敬論矣趙刖傅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顏注詆誣也按漢赦例甚寬更數赦而仍詆以不道言其酷也不道之法其流毒如此大氐兩字空言人主每不能辨故其術易行也至不道之事狀嚴延年以非謗政治丁義以言欒大辯丹張猛以奉使無狀朱博以不忠事各不同而罪名則同此爲難以法理論者至楊秉發於彼微不至而亦坐以不道此眞不可解者矣若侯史吳以縱反者坐不道而杜延年謂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

法深是當時議者但知承霍光指舍正法而別科以重
法遂成此冤獄此風實自張湯杜周開之而其後獨昌
何哉史記二人入酷吏傳甚允
非所宜言　律歷志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
人雜候上林清臺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
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壽王太史令張壽王後以祆言誹謗下吏楊惲傳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
尉長樂太僕戴長樂陳湯傳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
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昌邑王賀傳揚州刺史柯奏賀
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
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
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
按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師丹傳與大司馬王莽共劾

奏宏高昌侯董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免宏爲庶人元后傳上使尚書劾奏章京兆尹王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私爲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王莽傳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博意欲以譏莽莽聞惡之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功臣侯樂成嗣侯丁義坐言五利侯不道棄市王尊傳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

爲海內患害以不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
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
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
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
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
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
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
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
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輯證曰史記叔孫通傳二
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皆下吏非所宜言漢蓋承秦律
也梁沈約奏彈孔稟肆此醜言比物連類非所宜稱云云

見初學記廿四是六朝時猶用漢律文

按非所宜言與妖言不同妖言者非謗之詞非所宜者失實之詞也王尊傳之非所宜稱即非所宜言之變詞而斷之曰不敬是同一非所宜言師丹傳以為大不道陳湯傳以為大不敬王尊傳以為不敬分為三級可知漢之非所宜言亦如不道之無正法議獄者可任意輕重也丁義之言五利當亦以為非所宜言與王莽之於韓博並重至棄市王章死獄中妻子徙此皆以不道論者戴長樂董宏並免為庶人昌邑削戶張壽王匡衡有語勿劾勿治等級之不同如此可謂無定法矣

大不敬　不敬　薛宣傳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

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鮑宣傳拜宣爲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

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

師丹傳又丹使吏書奏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洩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爲當治事以事列迺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各二等遂策免丹張晏註律衣虧禮廢節謂之不敬

按大不敬不敬與不道罪分差等每一事而引二律其無正法與不道同杜說詳之矣薛況使楊明遮斫申咸在大道人衆中則與禁門無涉廷尉謂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其議自較平允漢人好以經義折獄而此獄則强傅經義以成重比又經義之禍也鮑宣科大不敬而又有不道二字朱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當以無此二字者爲是既言大不敬不得復言不道也師丹事亦妄傅經義獨怪咸欽初以爲當治而又稱譽之前後相違誠不可解也丹以大不敬策免咸欽以不敬貶秩二等此又大不敬與不敬輕重之差足與朱博傳互相印證焉張斐云虧禮廢節謂之不敬自是古意然考漢時之獄又不盡與四字相符知漢人治獄每越乎範圍之外淺識者何以經義相矜是未嘗深考

之耳

廢格沮誹　史記平準書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集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脣之比也索隱格音閣亦如字按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又淮南王安傳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被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公卿治者曰淮南王擁閼奮擊匈奴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勿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索隱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擁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攱閣不行也又義縱傳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集解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

非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
成之事後書朱祐傳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
帥之任帝不加罪袁宏後漢紀吳漢劾朱祐云秦豐狡猾
連年固守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斬截以示四方而廢
詔命聽受豐降大不敬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
詔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
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
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
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
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
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
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
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

覇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

按廢格沮誹是二事廢格重沮誹輕乃罪則同一棄市是不分輕重矣夏侯勝傳以非議爲不道後漢紀以廢詔爲大不敬又似廢格輕而非議重者此不可解者也至於廷中會議事有是非烏可一味順從夏侯之言洵爲正論惜乎三代直道之難行也勝覇後亦釋放復官已非若張湯之酷朱祐受降而不妄殺難科廢詔之條帝之不加罪自屬允當

左道　王商傳大中大夫蜀郡張匡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云云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說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詩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云云於是師丹等

奏商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
上戮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制曰弗治鳳固爭之
商免相杜業傳業上書言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丹前
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幸賴
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
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
也二者皆在大辟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
厤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
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
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
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
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
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

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黄門數召見陳說漢厤中衰當更受命宜改元易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於是遂從賀良等議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而又以祝詛科之此可見謀叛之無明文矣

賊律二　欺謾

詆欺　漢書哀紀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顏注詆誣也音丁禮反薛宣傳廷尉直以爲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原況無乇大惡加詆欺輒小過成大辟翟方進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整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匡衡傳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衡慙懼上疏謝罪上報曰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罪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孫寶傳鄭崇下獄寶上書曰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

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
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
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
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
爲庶人後書陳忠傳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
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

按詆欺之法哀帝即位即除之薛宣傳之無以詆欺成
罪似即除法詔書中語平當之言亦用詔書也獨不解
帝自除之而孫寶之獄詔中又有詆欺之文何自相矛
盾耶陳忠云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是東京又有此律矣

謾　賈誼新書道術篇揔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謾說文
謾欺也張斐注律表違忠欺上謂之謾王子侯表平城侯
禮坐恐猲取雞以令買償免復謾完爲城旦離石侯綰坐

上書謾耐爲鬼薪新利侯偃坐上書謾免復更封戶都侯

又上書謾免隨成侯趙不虞坐爲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

以聞非實謾免衆利侯郝賢坐爲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

上計謾免此從史表薛宣傳遂策免曰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

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

絕幾不爲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詔

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

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

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

按欺謾與詐僞義頗相通以張斐之言分別之則欺謾

者事之對於君上者也詐僞者事之對於人民者也觀

諸侯表所列五事及薛宣傳皆屬於欺上者張說蓋亦

漢律家相傳之語并可見張杜二家之律亦多取諸前

人漢代章句亦在其中但原書俱亡無從辨別耳宣紀
黃龍元年詔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郝
賢所坐正是其事
誣罔　武紀元鼎五年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廣川繆
王齊傳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又告中尉
蔡彭祖捕子明罵曰吾盡汝種矣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
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病薨除國司馬遷傳上以遷誣罔
欲沮貳師功為陵游說下遷腐刑百官表昭帝始元元年
司隸校尉雒陽李仲季主為廷尉四年坐誣罔下獄棄市
昭紀始元五年夏陽男子張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
罔要斬雋不疑傳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
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
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

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卽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恩澤侯表楊卿侯朱博坐誣罔自殺劉向傳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襍考劾更生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

按誣罔以不道論乃漢律之重者欒大成方遂並坐要

斬而李仲僅棄市輕重不同昭紀始元四年廷尉李种
坐故縱死罪棄市疑紀是也司馬遷止腐刑劉向止免
官又不以不道論矣秋官士師入曰爲邦誣注誣罔君
臣使事失實輒證云蓋漢律語然鄭引漢法並有若今
時之語而此無之杜說未必然

罔上不道　朱博傳彭宣等劾奏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
結信貴戚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自殺王嘉傳光祿大
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
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
備宰相諸事俱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
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
嘉詣廷尉詔獄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息澤侯
表新甫侯王嘉坐罔上下獄瘐死孫寶傳遷丞相司直時

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尙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尙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尙下獄死立不坐鄭崇下獄寶上書天子不說制詔寶懷邪附下罔上王子侯表南陵侯慶坐爲沛郡太守横恣罔上下獄病死恩澤侯表牧丘嗣侯德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後書楊震傳尋有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按罔上與誣罔於義無大分別而漢法似有輕重誣罔要斬而罔上或止免官或止城旦加不道二字者棄市與誣罔不甚同也

附下罔上　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臣術引太誓與此四語同此今文泰誓也

按此議所稱附下罔上自是引書之語惟漢時治獄多有此詞如王尊劾匡衡張譚曰附下罔上謂阿附石顯也見尊衡傳及彭宣等劾朱博曰附下罔上謂結信貴戚也見博傳疑漢律中有此文故嘗引之其但稱罔上者省文也

詐僞

張斐注律表背信藏巧謂之詐

按詐僞與欺謾之分別已詳前而詐與僞亦有分別詐者虛言相誑以取利如唐律之詐欺取財是也僞者造

私物以亂眞如私鑄之類是也統言之則一端析言之

則二事漢律已不能詳略引數事以證之

詐取　功臣侯表赤泉嗣侯毋害坐詐紿人臧六百免高

梁嗣侯平坐詐衡山王取金免

詐疾　功臣侯表襄城嗣侯釋之坐詐疾不從耐爲隸臣

補注周壽昌曰史表不從下有不敬二字是也是年上行

幸甘泉蓋詐疾不從往後書何敞傳常侍蔡倫倫

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

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龐參傳

參於道爲羌所敗旣已失期乃稱疾引兵還坐以詐疾徵

下獄馬融上書請之赦參等續百官志廷尉卿注蔡質漢

儀曰正月旦百官朝賀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各辭不能

朝高賜舉奏皆以被病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卿之贊不

謾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

按前二事是詐取財唐律之詐欺官私取物也後四事是詐疾病唐律之詐疾病有所避也此亦漢法之流傳遞衍者

矯枉以爲吏　景紀後二年詔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注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補注周壽昌曰張瓚二說近之師古說非也果詐自稱吏則漢律本罪已重何容其侵牟漁奪哉觀下文云云重在察吏並未云治其詐稱吏也詐僞爲吏數語即詔所云不事官職耗亂者也

按周說是以矯枉之人爲吏則無事不用其矯枉矣詔曰詐僞爲吏實以此爲害之大者下文貨賂爲市等語即其害之昭著者也

盜鑄錢　僞黃金　文紀五年除盜鑄錢令景紀中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注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僞金僞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燿窮則起爲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僞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食貨志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

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
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
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
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
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
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
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
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
下賈山傳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
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
長也食貨志又云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

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注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補注宋祁凡鋊俞玉反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

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鋊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佐賦願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利者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補注史記作鍾官

赤仄周壽昌云史記仄作側索隱鍾官掌鑄赤仄之錢此云官郎鍾官省文也當時赤仄當行嚴防私鑄直以官赤仄乎之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勿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迺盜爲之鄧通傳景帝立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誦讀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得踰冬減死論

盜鑄金錢　詳上又功臣表慎陽嗣侯買之坐鑄白金棄市

鑄銅錫爲錢敢襍以鉛鐵爲宅巧者　詳上

敢私鑄鐵器鬻鹽者　詳上

按盜鑄錢漢初舊律本是死罪大約承秦之舊文帝除之而景帝又復之景紀書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鑄錢復舊僞黃金新頒史一併書之耳更生典尚方鑄作乃奉帝之命方不驗而金不成固難辭咎然與私作僞黃金者不同乃吏與僞黃金不加區別此漢法之嚴然漢人用律往往如此實不若後世之援情定罪分別重輕爲得其平也金錢爲武帝所鑄新幣有犯自當與鑄錢同科鹽鐵之禁究屬利于國而不利于民其罪釱左趾僅降死一等可謂重矣後來所以有鹽鐵論之反覆辨

難也昭帝始元六年議罷鹽鐵榷酤而紀但書罷榷酤官鹽鐵論第四十一公卿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奏可是當時鐵官亦有罷者但止關內故紀文不具耳宣帝地節四年減天下鹽賈雖未罷而民食亦稍舒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永光三年復鹽鐵官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也鹽鐵之利終西漢之世未能除至王莽而變本加厲矣銅錫錢範鉛鐵之禁在文帝時雖放鑄而仍禁宂巧故錢法尚不至於極弊

非子　功臣表復陽嗣侯嘉薨康侯拾嗣拾薨侯彊嗣坐拾非嘉子免杜嗣侯福坐非子免恩澤侯表營平嗣侯岑坐父欽詐以長安女子王君俠子爲嗣免

非正　恩澤侯表平周嗣侯滿坐非正免汝昌嗣侯昌以

商兄子紹奉祀封坐非正免陽新侯鄭業坐非正免

按非子與非正有無分別未詳以文字求之非子爲異姓非正爲非正嫡似有殊也唐律非正嫡詐承襲在詐僞律中疑漢律已然今故列于此

踰封

附益　諸侯王表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注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高五王傳贊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按附益之律設于吳楚誅後爲漢初所無匡衡傳獄詞

有以地附益大臣之語事詳盜律專地盜土條下是附益即踰封之事過于例限故謂之附益

非始封十減二　漢書宣紀地節二年詔嚋其爵邑注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嚋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按此霍光薨後其子紹封之詔文也觀律意紹封之侯視始封之戶十減其二光以功高不減嚋其爵邑者爵邑與始封等也此似專指功臣恩澤等侯而言諸侯王因罪而削者有之未聞有紹封減二之事或以此屬諸侯王者非

名田他縣　哀紀注如淳曰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

按他縣在封外故不得名田名田占田也此亦踰封之一端特事之小者耳

左官　見上注服虔曰仕於諸侯爲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補注周壽昌曰王侯宜作王朝應劭曰人道尙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漢時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也彭宣傳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卽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襲勝傳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後書丁鴻傳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注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按左官之律作於武帝漢初無此制也田叔傳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是未嘗不得仕於王朝叔子仁後爲京輔都尉更不以王國人論矣漢初諸侯相皆

由漢廷任用周昌由御史大夫爲趙相故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顏注以爲降秩最是朱博傳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或以左遷爲左官謂仕諸侯王爲左官漢初已然者非也彭宣後爲大司空龔勝後爲光祿大夫守右扶風亦不拘定此法矣

外附諸侯　恩澤侯表汝昌侯傅高坐外附諸侯免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表廣平嗣侯穰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安平嗣侯但坐與淮南王安通遺王書稱臣盡力棄市嚴助傳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魏志武紀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注司馬彪續漢書曰蜀郡太守因計吏

修敬於騰益州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爲請免官治罪

按外附諸侯當是漢時律語嚴助之事正外附之情狀也高僅免侯而助竟棄市實由張湯之酷武帝欲勿誅必交通賓而反狀虛乃以近臣之故而轉加重湯之術誠巧矣後漢書注以外附爲附私家則不專指諸侯言矣

藩王不宜私通賓客　後書鄭衆傳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馬援傳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有名江淮閒後游京師與衞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

宮及王侯邸第探謂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愼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沛獻王輔傳建武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

按交通賓客西京時以梁孝王及淮南王安衡山王賜爲最盛淮南衡山卒以此敗交通之禁當亦定於此時

東京之初舊律先已廢而不用後有王肅之事大獄遂

與其法復申明焉伏波之先見誠深於世情者也

阿黨　詳上注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爲阿黨輯證曰按魏志楚王彪傳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蓋承用漢法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四年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注前書音義曰以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韓棱傳棱孫演桓帝時爲司馬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馮石傳馮魴傳內及北鄉侯立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熹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熹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輯證云禮月令鄭注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按疑此亦當時律說

阿附　見上又王尊傳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元帝崩顯

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後書楚王英傳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張酺傳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黃瓊傳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演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袁安傳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阿附反虜　袁安傳拜楚郡太守不入府先注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

按左官阿黨二律與附益同時所設雖無關于論封疑必類聚一門今故附于附益之後外附交通賓客當爲阿黨之分目亦類列於此據張晏注阿黨專指諸侯之

傅相等官而言阿附即阿黨之變相然其它之阿黨阿附似亦從此律比擬而成阿附反虜則又別立專條今悉列於此從其類也

踰侈　武紀天漢元年閉城門大搜注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李奇曰搜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者也江充傳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衞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

按此兼踰封淫侈二者言之但不知其罪居何等與江

充傳似非一事江充所爲乃一時虐政未必遽爲定律

姑附於此

矯制

矯制　汲黯傳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

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顏注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馮

奉世傳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

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

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

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

矯制大害　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

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

矯制害　竇嬰傳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注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匈奴傳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

矯制不害　恩澤侯表宜春侯伉坐矯制不害免

按蔡邕獨斷漢天子其言曰制詔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制與詔二者析言之則有別合言之則同故矯制亦稱矯詔也獨斷又云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類是也詔書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漢書中之稱制詔者乃制書也矯者公羊僖三十三年傳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注詐稱曰矯周語其刑矯誣注以詐用法曰矯呂覽悔過篇乃矯鄭伯之命以

勞之法擅稱君命曰矯具此三說其義方備師古以託釋矯其意尚不明也此律大害害不害分作三等而引用之輕重則仍在人汲黯之事時張湯尚未用事上賢而釋之最爲平允徐偃之事並無大害上已不究而張湯以矯制大害科之此之謂酷吏

宣詔誤言　後書郭躬傳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二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按尙書言罪當要斬竟科以矯制大害矣躬言法令有

故誤可見漢律非無故誤之分而讞獄者往往不分此非法之疏乃用法者之咎也西京自張湯以刻酷爲能典刑者相習成風若非此不稱其位東京自郭躬陳寵相繼爲廷尉一則多依矜恕一則務從寬恕深文刻敝於此少衰此東京之勝于西京范書郭陳合傳有以夫不逆詐三語可爲法家之箴規

專擅　後漢梁慬傳詔慬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慬卽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馬融上書訟慬有詔原刑郭躬傳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

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旣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
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列將有異於
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卽爲斧鉞於法
不合罪帝從躬議

按專擅與矯制相似但一稱制一不稱制耳據此二事
漢律當專擅之條今列於矯制之次郭躬之議可謂平
恕法家所當留意者也

擅假印綬　後書桓紀建和元年詔若有擅相假印綬者
與殺人同棄市論

按擅假印綬卽唐律之詐假官假與人官在詐僞門今
列于矯制之後矯制亦詐事也梁慬之事正與詔文同
惟係安帝初年之事在此詔之先豈漢時律文先無此
條歟

擅離部署　漢書王尊傳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絶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王子侯表楊丘嗣後偃坐出國界耐爲司寇祝茲侯延年坐棄印綬出國免功臣表終陵嗣侯祿坐出界耐爲司寇甯嗣侯指坐出國界免下摩嗣侯冠支詔居弋居山坐將家屬闌入惡師居免補注陳景雲曰惡師烏孫國中地名見常惠傳謂違詔而攜家擅居惡師地也邔侯李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

補注先謙曰李廣利征匈奴而壽送之

按擅離部署亦專擅之一端也私出界卽擅離唐律有刺史縣令私出界之條當卽本於漢法各表出界者僅止免侯而李壽獨以不道誅殆以所送者海西侯必有

交通之事當不僅以謀殺方士也

賊伐樹木

封樹　周禮地官封人爲畿封而樹之注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疏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續百官志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注漢官篇曰樹栗椅桐梓胡廣曰古者列樹以表道並以爲林囿四者皆木名

按賊者有心之謂卽唐律之棄毀器物稼穡也賊伐者不必皆封樹而封樹亦在其中其事無徵姑缺之

殺傷人畜產

妄屠牛　後書第五倫傳追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疾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

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說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風俗通怪神篇會稽俗多淫祀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云云

按殺傷人畜產即唐律之故殺官私馬牛也唐律亦指人之畜產言而主自殺者即附在律內漢律或亦然第五倫傳妄殺牛有禁風俗通城陽景王祠條亦有不得殺牛之語是殺牛之禁漢法本嚴特日久法弛耳不得屠殺少齒似不專指牛一項而言禮記載無故不殺之禁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之可見此律乃古法也

諸亡印

百官表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尙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王子侯表祝茲侯延年坐棄印綬出國免史表出國下有不敬二字

按志不言列侯印綬王子侯表中言印綬者屢見是亦稱印也印以銀印爲最貴列侯當亦如是延年棄其印綬此亡印之一端也

儲跱不辦

不辦　漢書王尊傳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百官表武彊侯嚴青翟爲御史大夫坐竇太后喪不辦免薛宣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顏注言苟取辦

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官

功臣表鄭嗣侯壽成坐爲太常犧牲瘦免蓼嗣侯臧坐爲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百官表作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繩嗣侯平坐爲太常不繕園屋免睢陵嗣侯昌坐爲太常乏祠免廣阿嗣侯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免江鄒侯靳石坐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聞赦免百官表當塗侯魏不害爲太常坐孝文廟風發瓦免按免官不免侯

按說文儲偫待也段曰謂儲物以待用也偫經典或作峙或作庤周頌臣工傳曰庤具也庤儲置屋下也義本同若崧高以峙其粻粊誓峙乃糗糧某氏傳云儲峙則假借峙踏不前字爲之俗乃改从止爲从山作峙訓云山立以附合之矣釋詁云供峙共具也峙在說文爲偫後書和熹鄧君紀注儲峙猶蓄積也費誓疏預貯米粟

謂之儲峙文選曹植贈丁翼詩注儲謂蓄積以待無也然則儲峙者乃平時蓄積之事與乏興者不同也王尊之如法而辦嚴青翟之不辦皆在臨時與儲峙之義稍有不同薛宣傳之趨辦亦以平時之儲峙不備致臨時出于賦斂故上聞之而以爲過也蕭壽成以下爲太常者並屬不辦故附焉

盜章

按此未詳其義無事以證之

以上賊律之目可考者逐條分繫以事其大略可見矣其無目可歸者詳下卷